

目 次

壹、前言：田園詩與田園詩人·····	21
貳、個案分析·····	21
一、陶淵明·····	21
二、王維·····	24
三、孟浩然·····	25
叁、綜合分析·····	27
一、人格理論層面的分析·····	27
二、文化、文學、哲學層面的分析·····	29
肆、結論·····	31
伍、名詞解釋·····	32
參考文獻·····	33

詩、詩人與性格

19-34

一 試從人格心理學觀點探討

田園詩人的隱逸性格

鄭紅綢

壹、前言：田園詩與田園詩人

在中國文學史上，有一派詩人，他們以田園山水為其詩之主要描寫對象，以老莊道家思想為其生命哲學，以隱逸耕讀為其生活內容。他們的詩之風格乃是恬靜疏淡、樸拙自然的，他們的理想生活是清閑與幽靜，時時刻刻在追求一種怡然自樂的心境。這一派的詩人，我們稱之為「田園詩派」、「山水詩派」或「隱逸詩派」。

田園詩派的創始者便是東晉的陶淵明，再經過三百年左右的發展，到了唐朝，田園詩更趨成熟了，其中最有成就的要算是盛唐的王維和孟浩然了。王維和孟浩然都是陶淵明的喜愛者，並且深受他的影響，可以說是陶淵明的繼承者了。他們三人的作品各具特色，在中國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。

陶淵明的散文、辭賦和詩歌都是第一流的，論其作品，以個性的獨特、情感的真實以及人品的高潔為其特徵，古今也只有一个屈原可以和他比美。（註1）

王維的詩，若淺實深，若凡庸實峻厚，若平淡實豐腴；孟浩然的詩，氣象清遠，采秀內映。許彥周詩話說：「孟浩然、王摩詰詩，自李杜而下，當為第一。」可見其評價之高了。

現在試以人格心理學的觀點，來分析此三人之性格特質及其形成因素，作品風格與人格之關係，並分析其同異，俾作為吾人讀其作品之參考。

貳、個案分析

一、陶淵明

(一)人格發展歷程

1.青年期：讀書立志的時期。廿四歲以前，陶淵明讀書甚多，且充滿了少年的理想熱情，想要有一番作為。他自己有詩為證：「少時壯且厲」、「猛志逸四海」、「君子死知己」，可見他想要盡忠報國，立功立德。

2.壯年期：服務社會的時期。從廿四歲到卅四歲。陶淵明在這十年之間做了三次官，其間他發現做官和他的性格完全不合，心裏就起了矛盾衝突，最後終於賦歸田園。他自己的詩中說這時期是「冰岸滿懷抱」，可見其衝突之大，痛苦之深了。

3.中年期：在故鄉做隱士的時期。從卅四歲到四十五歲，這十餘年間，因為回到自己所久已嚮往的田園，心靈重又得到了自由，這一時期作品所表現的都是愉快的心情，他的詩中說：「復得返自然。」但是這個時期的生活更貧困了。

4.老年期：隱士兼遺老的時期。從四十五以後，直到老死（陶的晚年東晉已亡是劉宋的天下），他的境界更高了，轉到「無我」的境界，他的詩說：「不覺知有我。」（註2）

(二)人格形成因素

1.血統家世

陶淵明的曾祖、祖父、父親、外祖父都是做官的，照理他家該是有錢的，但他卻是一貧如洗，不得不躬耕養母，有時還窮得行乞，這就是因為他的祖先親戚都是清貧自守，品格高尚，胸襟寬濶的好人，陶淵明受了這種遺傳和環境的陶冶，所以能養成他那卓然獨立的人格，從心理學來說，這可以說是一種「模擬作用」。

2.特性氣質

陶淵明的性格是真實坦率的，他想做官就去做官，並不以做官為榮；他不愛做官，就辭職耕田，並不以退隱為高；他窮了就去行乞，並不以行乞為恥；有了錢就痛快地用，並不以此為浪費。他心中有一個人生的高遠理想，那就是逍遙自樂，凡是與此有違的，他不管飢餓與窮困，都要加以排除。朱子語錄說：「晉宋人物，雖曰清高，然個個要官職，這邊一面清談，那邊一面招權納貨，陶淵明真個能不要，所以高於晉宋人物。」（註3）

3.社會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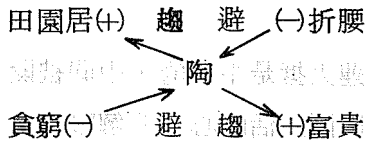
陶淵明的歸隱田園，寄情山水，一方面固由於他的愛好自由的性格，同時也是由於那時代的環境。東晉的政治本是紊亂黑暗的，到了他的時代更是腐敗不堪，他對於當時的政治、社會起了激烈的厭惡，逼得他不得不另覓寄託生命的天地。

魏晉以來佛老盛行，所以陶淵明的思想有儒道佛三家的精華而去其惡劣的習氣。他有律已嚴正肯負責任的儒家精神，而不為那種虛偽的禮法與破碎的經文所陷；他愛慕老莊那種清靜逍遙的境界，而不與那些頹廢荒唐的清流名士同流；他有佛家的空觀與慈愛

，而不沾一點下流的迷信色彩，這顯示出他思想背景的豐富和他作品的偉大。

(三)挫折、衝突與適應

陶淵明的青年時代本來是想對國家社會有一番貢獻的，可是由於他所處時代政治的腐敗，與他自己的理想相距太遠，他自己的性格又和官場中的作風很不相類，因此他的內心引起很大的挫折與衝突。挫折是由於不能實踐理想、衝突來自於隱與仕的不相容，喜愛田園得忍受貧窮，欲求富貴必須同流合污。這可以說是一個雙重的「趨避衝突」：



最後陶淵明選擇了不折腰，不折腰可以過田園生活，但同時也捨棄了富貴而須處貧困。而陶淵明在久久的衝突（前後長達十年）之後，他對於這種選擇是心安理得的。五柳先生傳裏面說：「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，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」

他何以能晏如也？

高爾汀（Goulding, R）以爲：「人可以重新做決定，在重新做決定之後，人往往會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、行動和感受，他們可以有自由、興奮與活力感。」

然則陶淵明的選擇是主動積極的，而非被動逃避的。重新作決定的陶淵明回到故鄉，躬耕田園，以詩文寫作來寄託性靈，這是一種「補償作用」（compensation）。但是對於政治理想的挫折，不能避免地使陶淵明對於現實生活有某種程度的「逃避」（escape），所以他藉飲酒來麻醉自己，以求眼不見爲淨，形成他的「飲酒嗜癮」，不能不說是某種程度的「性格異常」。再者，由於對腐敗政治不滿，對理想世界的渴求，詩人亦產生某種程度的「幻想」（fantasy），他的「桃花源記」即是一篇幻想寓言，也是一篇諷刺寓言，帶有某種程度的「攻擊反應」（aggressive reaction）。

退隱以後的陶淵明生產了大量的詩作，所以整體而言，他的適應是成功的，且是一個更適才適性的發展。就他的時代而言，少了一個平庸不適應的政治家，就整個中國文學而言，則增添了一個偉大的詩人和生活藝術家。中國人以陶淵明爲傲，正如英國人說：「我們寧可失去一個印度，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。」

(四)人格與風格

陶淵明可以說是一個人格與風格一致的作家，他的詩作無不出自真情，坦率樸拙。「詠貧士」七首，寫他晚年窮困之境：「傾壺絕餘瀝」「闔竈不見煙」「弊襟不掩肘，藜羹常乏斟。」「責子詩」寫他的兒子們不成材，充滿無奈。寫歸耕之趣，恬淡自足：「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。」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」景物之描寫與心靈同化：「目送回舟遠，情隨萬化遺。」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

清朝沈德潛說陶淵明是：「六朝第一流人物，其詩所以獨步千古。」這話可以說是陶淵明人格與風格一致的最佳讚美了。

二王 維

(一)人格發展歷程

1. 少年期：九歲能屬文，是一個早熟的詩人，十六歲即有成熟詩作「洛陽女兒行」，十七歲作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」，十九歲作「桃源行」。

2. 壯年期：廿一歲中進士之後開始做官。王維一生的官運大抵是平順的，中間被貶濟州的十年，思想開始起了變化，於是有了欽羨隱士，嚮往田園生活的心。「解印歸田里，賢哉此大夫，少年曾任俠，晚節更為儒。」他的轉變是漸進的，不是突然的。

3. 中老年期：喪妻喪母之後，王維的生活漸趨平淡，顯然在朝仍居高官，然居於輞川別墅，退朝之後過着半退隱的生活，沈浸於佛禪與山水之間。

(二)人格形成因素

1. 血統家世

王維的高祖、曾祖、父親都做過州司馬，官位雖不高，但世代為官，也是書香世家，受到家庭的薰陶，他富有藝術才華，天資又高，廿一歲便中進士，自然而然走上官宦之路。

2. 特性氣質

王維既有藝術才華，又感情豐富，是個天生的藝術家，愛美愛靜愛清潔，皎然如白鶴出塵。為人處事和平忠厚正直清廉，在家事母至孝，兄弟友愛，在鄉里以「孝悌」出名，喪妻不再娶，喪母哀慟得骨瘦如柴，這些都說明其情感之豐富與品格之清高。

3. 社會文化

唐朝是一個政治安定、經濟富足的時代，貞觀、開元、天寶號稱治世，是一個可以實現理想的時代，安史之亂是一個短暫的混亂現象。王維在這樣的時代裏，由於自己的才華，也由於張九齡等人的提拔，官運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，中間被貶濟州和安史之亂被賊所囚，是比較不順利的一小段時期。

唐朝姓李，推崇道教，佛教亦盛行，王維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，這些都影響了他的思想，感染了他的作品，使他的人生趨向虛空平樸，詩中常帶淡遠閒靜之風。

(三)挫折、衝突與適應

王維的一生，在政治上的挫折不可謂無，但不是很大。唯詩人總是敏感的，在被貶濟州之後，他雖不曾有太多的牢騷憤激之語，但內心亦深藏了苦悶，此種苦悶使他漸漸歸向田園山水和佛家的空觀道家的無為。但他的思想並未付諸行動，因為他必須仰賴俸

祿，在「偶然」六首中云：「小妹日長成，兄弟未有娶。家貧祿既薄，儲蓄非有素。幾回欲奮飛，脚蹩復相顧。」可以看出他在做官和退隱的「趨避衝突」之中。

安史之亂，在亂兵之中被賊所囚的挫折，平亂後幾被定罪的挫折亦使他思想變化，領悟到富貴、功名的無味，現實世界的騷亂，漸漸地趨向道家養性全真的人生哲學和佛家的厭世主義，而皈依大自然，得享他晚年的閑適生活並完成許多歌詠自然的傑作。

但安史之亂時，王維已五十七歲了。心理學家以為中年是一個人人格重整的時期，此後漸趨成熟與穩定。愛力克生（Erikson, E. H）以為人在四十一歲以後之課題是自我統整或是失望厭倦。（註4）所以推算起來，王維思想改變的最大因素並非來自晚年政治生涯的挫折，乃是來自中年感情生活的挫折。

感情是生命的雨露。心理學家研究，人生的挫折和痛苦，最大的便是喪偶，其次是喪失父母。固然這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，但王維的感情特別豐富，又在中年即喪妻喪母，其打擊可謂至深且鉅。感情的挫折可能使人漸漸變得「冷漠絕情」（apathy on emotion insulation）與「退卻」（Withdrawal mechanism）「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」「晚年惟好靜，萬事不關心。」是其心情寫照。

努力詩作與畫藝是王維挫折之後的「補償作用」。從他喪母之後哀毀骨立，幾乎哭死看來，他多少有些「戀母情結」（Oedipus complex）。喪妻孤居三十年，在那種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時代裏，王維實為一個異數，而最可貴的是他能將此種性挫折「昇華」（Sublimation）為創作，從而產生許多偉大的藝術作品。

（四）人格與風格

蘇東坡謂王維：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。」畫和詩在形式上雖不同，然在作家的心情與意境的表現上是一致的。他的藝術重在意境的象徵而不是刻畫的寫實。因為他愛山水、愛高潔、愛佛，所以山水雪景及佛像成為他畫中的主要題材，可知一個藝術家的生活心境和他的作品，關係何等密切。在王維的詩中，詩人的自我形象和自然是和諧一體的，詩人的個性與自然達到契合的境界。

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

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

畫意、禪理與詩情三者組合圓妙

王維的田園詩，唐以後無人能及。非干才情，乃是境界；不獨風格，更是人格。

三 孟浩然

（一）人格發展歷程

1.四十歲以前：隱居與旅遊時期。四十歲以前，孟浩然受了當時隱逸風氣的影響，隱居在鹿門山，但是山水看久了，富貴功名的慾望漸生，「身在江湖，心懷魏闕」，正好說明了孟浩然的心理。此時，他曾由洛陽出發，遍遊東南各省，共計路程達八千里，費時將近十年。這時期勤讀書，詩作很多，亦與僧道接近。

2.四十歲至四十八歲：求仕時期。雖有王維、張九齡的引薦，皆未能如願，考進士亦失敗。

3.四十八歲以後：頹廢時期。此時，孟浩然萬事不管，詩也很少作了，只顧縱酒歡謔。死前幾天，曾設宴送王昌齡到南方去，痛喝狂飲，卒至一病不起，可說頹廢已極了。

(二)人格形成因素

1.血統家世

孟浩然自謂：「惟先自鄒魯，家世重儒風。」但他並非名門之後，可能出身貧寒，所以他想「揚名聲、顯父母。」他的弟弟洗然，也是屢次應舉不第，更增加孟浩然的牢騷與悲痛。根據艾德勒（Adler，A）的說法這是自卑感使人力求超越。（註5）

2.特性氣質

孟浩然的性格，王士源說是：「骨貌淑清，風神散朗。」又說：「行不爲飾，動以求貞，故似誕。游不爲利，期以放性，故常貧。」四十歲以前的孟浩然，生活是平靜的，但其詩作中顯現其仕進之心實是很強烈的。

3.社會文化

孟浩然與王維同時，較王維早生且早死數年。他所處的時代本是一個可以施展個人抱負的時代，但卻由於個人性格、才情、機遇種種因素而仕進無門，鬱鬱終生。

唐朝的隱逸之風很盛，有的真正隱居，有的藉此沽名釣譽，走的卻是「終南捷徑」。孟浩然四十歲以前隱居鹿門山真正的心理，我們無從得知，但他後來又出而求仕，顯見其思想乃是儒家的入世積極，後因失敗，轉而接近僧道，接近山水自然，以撫慰其失意的心靈，所以帶有遁世色彩。

(三)挫折、衝突與適應

四十歲以前隱居的孟浩然有一個基本的思想與性格的衝突，這種衝突可能是潛藏不自覺的。他的思想是儒家的，而性格卻是趨向自然的。也許他後來明白了此一衝突，便去求官做，但這時他的年紀已不小，考試又未錄取，挫折感可以想見。所以孟浩然第一個挫折來自他對自己有一個錯誤的「自我概念」（Self-concept），他的「理想我」（idealized self）和「真實我」（real self）之間有一個複雜的「情結」（complex）

，也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或距離。他的理想到底是儒家的積極服務，還是道家的清淨無爲，可能他自己從未釐清。因此每有人推薦他，他又不能好好掌握時機，甚或平白放棄，看來似乎瀟灑，內心實又不然，呈現某種程度的「焦慮性心理症」。其挫折固由於失敗的經驗，但更根本的是孟浩然對於自我的認識不清。

其求仕失敗之後，由於「內化作用」(internalization)認同社會的標準而自承失敗者)而產生了自卑感。艾德勒認爲：「自卑使人尋求超越，若超越不得，便會產生妒嫉、仇視、怨恨、不信任的態度。」(註6)接着產生「攻擊反應」和「投射作用」(projection)，怨歎自己不好，無人援引、無人賞識，「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。」正是此種心理之反應。

然後他的防衛方式是「酸葡萄心理」，他寫出「且樂杯中酒，詭論世上名」之語，表示不希罕功名，且轉而「逃避」到酒中世界去，藉以麻痺自己，然後以「甜檸檬心裡」歌詠山水田園之樂。孟浩然藉着山水自然撫慰創傷，如此一來，他的仕進之心被「壓抑」(repression)在「潛意識」層面，但從他晚年的墮落生活和詩作中仍看出他長期處於一種「焦慮」狀態中。

(四)人格與風格

孟浩然的詩有意學陶淵明，但他刻畫山水着力於寫實，風格近於謝靈運，與陶淵明的着力寫意是不同的。(註7)這乃因他四十歲前後遍遊江南西北各地的名勝，屬於動的生活，不同於陶詩的寧靜和穆，又由於他求仕不得，內心總是存着不甘寂寞、懷才不遇的苦悶和隱痛。「當路誰相假，知音世所稀。」「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」因此，他的詩的境界，離開陶淵明的世界固然遙遠，就是和王維也隔着相當的距離。但是他詩中那種動靜進退之間的不和諧，顯示其性格之激昂熱烈，正是其作品之特色。三個田園詩人之中，他可以說是最富於悲劇性的了。

叁、綜合分析

一、人格理論層面的分析

人格是身心兩方面多項特質與特性的結合，人格也可以看成是一個多面體。每一層面(dimension)都屬人格的要項之一，如體格、體質、性格、品格、技能、動機結構、態度與價值觀等。

格德遜 (Goldenson, R. M.) 對人格所下的定義是：「人格可說是一個人所具有的獨特的適應其整個環境的種種行為方式，它主要包括了人格特性、興趣、價值觀、態度、自我形象、智能、行為模式與情感的模式。」(註8)

亞波特 (Allport, G. W.) 說：「人格是一種動力組織，存在於個人的身心統合系統中，這一統合系統決定一個人對其現實環境做獨特的適應。身心統合系統包涵甚廣，主要為遺傳上的因素和社會因素。」(註9)

歸隱田園的田園詩人表面上看起來是與社會疏離的，故易使人有避世、遁世的聯想，實則他們乃是在尋求順適其本性，並適應環境的生活方式，在這種生活中，他們才能身心統合，達成其真正圓滿的人生。

荷妮 (Horney, K.) 的人格理論強調人需要安全與滿足，無之，便產生恐懼焦慮，在焦慮恐懼的情況下，個人常常會以病態的策略來避免焦慮，來保護自我，其中之一就是「病態的逃避」，也就是藉着退縮、孤立自己、與世無爭來獲得安全感，所以易有白日夢。他們放棄奮鬥與努力，變得較缺乏建設性，他將自己從內心的激戰與人際的衝突關係中逃脫出來，宣佈自己不受任何管轄與約束，總而言之，他渴求自由，而習慣於獨處。(註10)

荷妮所說的乃是一種心理症的病態逃避。當然，我們永遠無法界定正常與病態的確切區隔，事實上，那只是程度的分別，而非有無的分別。陶淵明、王維、孟浩然這三位偉大的詩人，當他們在遭受挫折、衝突之後，從政治舞台上退出而歸隱田園時，不能不視之為某種程度的逃避行為，但此說只能解釋其外顯的行為，不足以完整說明其內在動機。

羅吉斯 (Rogers, C.) 說：「人格是一種成長的過程，而不是一種被推動而完成的產物。」所謂過程，乃包括對於自己經驗上的敏感、開放，並對自身的覺知，即以自己的經驗做連續不斷地發展，而促成為「自我」。又說：自我實現的人感到真正的自由，他能在周遭變動的環境中，以高度的創造力適應新的挑戰，並建設性地生活。」(註11)

梅伊 (May, R. R.) 認為人皆可以自由地成為他自己所希望成為的人。(註12) 他強調每一個時代都存在着某些不安的因素，但是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做抉擇，但此一抉擇需要勇氣，因為在我們內心會有強烈掙扎，儘管我們希望朝向一新的歷程發展：充分發展自我意識，努力尋求內心的完整性，實現自己的潛能，作自我的主人，但是我們發現此種自我的擴展，乃是一個痛苦的歷程。

佛洛姆 (Fromm, E.) 以為：人類雖然脫離與自然的關係，失去了自然的根，但仍

渴求歸屬於自然，想成為世界統合的一部分，擁有歸屬感。（註13）

存在主義的心理學家認為人類有一種追求人生之意義與目的的特質。人類會自然而然地努力尋求意義以及個人的統整性。又主張：人類生活的部份情境是在經歷孤獨之感。也就是我們必須單獨去體會生命之意義，我們必須單獨去決定如何生活。（註14）

認真思考這些話語，再回顧前述三位詩人的性格與生平，我們可以肯定他們之歸隱田園，乃是他們在中年之後，對於自己整個生命的反省，對於自己內在的覺知所做的主動積極選擇，而非消極被動的妥協或逃避。他們的選擇經歷了強烈掙扎與痛苦，他們能勇敢面對孤獨，進入最深沈的自我，而與自然冥合，所以能安於其田園生活。

二、文化、文學、哲學層面的分析

（一）「學優則仕」的情結

中國儒家傳統對士的理想要求是：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所以讀書人莫不有「學而優則仕」的觀念。這種觀念幾千年來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意識。容格（Jung, C.）有所謂種族文化的「集體潛意識」（註15.），而中國人的作官意識是由教育養成的，已是意識層面的，而非潛意識層面的，故我謂之「集體意識」，其實也就是整體社會的共同價值觀。這種群體的價值觀很難有人逃脫得了，就像今天很少有人敢於拒絕聯考一樣。做官原來的目的可能有幾種：（1）服務社會，（2）自我實現，（3）經濟利益，（4）權力的滋味，這幾個目的一旦落入官僚體系之中，尤其腐敗的官僚之中，便可能完全粉碎，權力的滋味也許還能保有，但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會感受到：「權力使人腐化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。」而急於逃脫了。尤其藝術家的性格是屬於創造性的人格，是內在導向的人，他們很難在一個組織之中，完全放棄個人的價值、觀念和思想，他們的挫折、衝突和痛苦也就產生了。艾德勒認為意識是人格的中心，人是一種意識的動物，他通常注意並了解自己行為的原因。（註16.）所以田園詩人棄絕官僚而回歸田園，乃是其非常清楚的自我意識所做的選擇，用以對抗那根深抵固的集體意識，實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

（二）文藝是苦悶的象徵

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說：「文藝是苦悶的象徵。」何謂苦悶？用心理學的話來說，苦悶就是因挫折、衝突而引起的緊張、焦慮、恐懼、憤怒或痛苦的情緒。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文人唯有藉創作一途來發抒其苦悶，化解其衝突，撫慰其挫折。在創作（情感宣洩）的過程中，藝術家得以重新檢視其生存環境，重新檢視個人的興趣、價值觀、能力以及行為與情感模式，而做一番釐清、調整或改變，以進入深層的自我。他們常常能自意識層面深入潛意識層面，做更徹底的自我觀照、自我覺察。經過這樣

一次次的淬礪，一次次的洗滌，藝術家終能將「自我」中的雜質去除盡淨，使靈性得以澄明無染，臻至「無我」之境，而與「宇宙意識」合而為一，達到藝術與人生的「高峯經驗」。

依照德國心理學家史勃朗格（Spoenger，E.）所做的六種人格類型來看，詩人藝術家的價值觀本來就比較傾向於審美型、宗教型而非政治型、經濟型，所以我們的田園詩人選擇文藝創作與田園山水，本來就是最適才適性而得以自我實現的了。

(三)高峯經驗與天人合一

藉着詩的創作，詩人得以發洩其情感、情緒，且在此過程中偶然能經驗到神秘的與宇宙合一的終極經驗，於是為了追求心靈穩定的支持力量，他們追尋一種信仰、一種哲學做為其生命最終的依歸，而由中國本土發展出來的道家思想便成為他們的生命哲學。道家思想的精神是回歸自然，於是田園與詩便結合產生了田園詩，而田園詩人也不僅只是一個詩人，乃是一個具有宗教情操的生活藝術家了，是一個能達成終極自我實現的人。

馬斯洛（Maslow，A）認為自我實現的人有其人格特質，並可以經驗「高峯經驗」（peak experience）。所謂高峯經驗是：一瞬間的強烈興奮和高度緊張與鬆弛、平和、極樂及寧靜的感覺。證諸三位田園詩人的詩作，可以發現此種高峯經驗，即是詩人面對自然有美妙領悟而產生的一種天人合一、物我兩忘的圓融境界。

茲舉三首詩以說明高峯經驗。

1.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

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

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

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

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（陶淵明）

2.不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峯。

古木無人徑，深山何處鐘？

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

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（王維）

3.夕陽度西嶺，群壑倏已暝。

松月生夜涼，風泉滿清聽。

樵人歸欲盡，煙鳥棲初定。

之子期宿來，孤琴候蘿逕。（孟浩然）

此三首詩皆能達到物我合一，渾然圓妙之境。然一般評論家以爲論詩之境界，仍以陶淵明最高，王維其次，孟浩然又其次。陶淵明因爲不能忍受心爲形役的官場生涯而歸隱田園，做一個貧窮的農夫，他的詩中充滿了樸實自然的愉悅寧靜。他可以說是自我接觸最深，和天地、自然最親近，最體驗真實生活的人了。王維則是官成身退而後皈依佛教與山川，他的心境與詩風都能達到純然恬靜與平淡的境界。他是由貴族而爲隱士，歷經絢爛而努力修持歸於清淨的人。孟浩然則有儒家的入世思想和進取心，只因落第灰心而歸故鄉，他的生活思想自然充滿了衝突與不安。他的歸隱田園雖非極其心平氣和，但他的詩中忠實表達其內心世界，時有領悟，也算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了。

肆、結論

(一)老莊哲學的現代意義

現代人處身充滿科技文明的物質世界中，居住在水泥森林裏，仰不見天，俯不着地，不但人與人之間嚴重疏離，更遠離了大自然，因此現代人心靈是閉塞的，情感是枯竭的，生命亦萎縮了。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實啊！而中國本來有一套美好的哲學，它可以讓我們虛靜觀照，返璞歸真，那就是道家講究自然無爲的宇宙觀、人生觀。虛靜觀照可以使人從物慾過熾與爭鬥不安之中解脫出來，返璞歸真可以使現代人漂泊無依、負荷過重的精神重獲自由與鮮活的生命力。人的生命本來就是自然的，遠離自然使人百病叢生，精神和肉體皆然。

道家所講的「自然」，不但是一個實質觀念——宇宙自然，也是一個價值觀念——純淨無僞，兩者皆是文明人久已失落的。前者人類不但遠離了它且污染破壞了它；後者於現代人而言更是陌生，現代人充滿欺瞞詐騙、貪婪爭奪。

唯有重新尋找生命之源，重回宇宙自然的懷抱，現代人的心靈和疾病才能被治癒。

(二)永遠的田園詩人

魏晉遠了，唐宋遠了，陶淵明、王維和孟浩然也都隨時空的轉移而灰飛煙滅了，但他們的作品卻永遠流傳下來，且隨着時光的流逝而越陳越香，光彩燦然。文學家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尋不朽的藝術，他們的價值是被肯定的。假如當初他們盲目地鑽營政治，也許只是政治舞台上的小角色，未必能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。即以王維爲例，他的政治生涯算是順遂的，但他在文學上的地位遠遠超越他在政治史上的地位，政治家往往只能活一個世代，而文學家卻可以活千年萬代，這就是文學的永恆價值。所以，我們的田園詩與田園詩人也是永恆的。

田園詩予人清新、超脫、寓意深遠的感覺，也是親切、浪漫、天真可喜的，它在中國文學史上永遠保持一種獨特的風貌。在工商發展、繁榮擁擠的都市社會裏讀來，無疑能夠洗盡心靈上的塵埃，開出一方淨境，讓人重新憶起那悠閒的田園生活之趣，暫時鬆弛緊張的現實壓力呢！

伍、名詞解釋

1.趨避衝突：趨近與退避衝突，所欲接近的事物同時具有正價和負價，使個體想迫近，又想逃避。

2.補償作用：有恆地致力補救某一方面的失敗或軟弱，而從另一方面力求優越超過他人。

3.逃避：儘力以某種行為以避免挫折或衝突所引起的緊張不安，如酗酒、吸毒、賭博、嗜睡等。

4.幻想：藉白日夢從現實生活中暫時解脫而便於克服挫折，減輕當前挫折所帶來的痛苦。

5.攻擊反應：由挫折造成憤怒、不安全感以及焦慮不安，轉而攻擊他人。

6.冷漠絕情：對環境及各種事物極端的漠不關心，倦怠無情，感情上與人隔絕。

7.退卻：個體為求外在與內獨立的需要，避免與人接觸，減少挫折與焦慮。

8.戀母情節：兒子無意識的傾慕母親而敵視父親的傾向。

9.昇華作用：將不能為社會所接納的需求、動機或願望，加以調整或改變，並以較高的境界表現之，為社會所接納。

10.自我案概念：個體以怎樣的態度或方法認定自己的才能、價值、追求目標。

11.理想我：個體為逃避內心的衝突，尋求感情的統一，乃賦予自己一種不合理的幻想，塑造虛幻的理想形象。

賦予自己一種不合理的幻想，塑造虛幻的理想形象。

12.真實我：個體的中心，獨特的，活生生的，能夠成長的。

13.投射作用：將個體的困難、缺失謊過他人。

14.酸葡萄心理：個體無法得到他所要的事物，便堅持說他不要這種事物。

15.甜檸檬心理：個體堅持說他所具有的事物，正是他所想要的事物。

16.壓抑作用：個體將挫折衝突所引起的痛苦經驗排除於個人的記憶或意識之外。

附註：

註(1)：中國文學發達史，劉大杰著，頁二四二，中華。

註(2)：陶淵明評傳，李辰冬著，頁七二—七三，東大。

註(3)：同註(1)，頁二四四。

註(4)：人格心理學理論大綱，郭為藩編，頁一三八，正中。

註(5)：同註(4)，頁七三。

註(6)：同註(4)，頁七九。

註(7)：同註(1)，頁四一〇。

註(8)：人格心理學，余昭著，頁二七。

註(9)：同前，頁二九。

註(10)：同註(4)，頁九〇。

註(11)：同註(4)，頁一八五。

註(12)：同註(4)，頁一〇三。

註(13)：同註(4)，頁二二一。

註(14)：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施，黃德祥編著，頁一〇四，心理出版社。

註(15)：同前，頁五〇。

註(16)：同註(10)，頁九〇九。

參考文獻

- 1.余昭著，人格心理學，台北中央圖書公司，民六六。
- 2.李慧玲譯，人格心理學，台北桂冠出版社，民七三。
- 3.方東美著，中國人生哲學，台北黎明文化公司，民六九。
- 4.李辰冬著，陶淵明評傳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，民六四。
- 5.郭為藩編，人格心理學理論大綱，台北正中書局，民七五。
- 6.房玄齡等著，晉書，鼎文書局。
- 7.劉昫等著，舊唐書，鼎文書局。
- 8.劉大杰著，中國文學發達史，台北中華出版社，民五七。
- 9.陸侃如著，中國詩史，台北明倫出版社，民五八。
- 10.鄭振鐸著，中國文學史，（大陸版，無出版標識）。

